

织布机

当年,我爷爷奶奶、大伯家和我家在一起生活。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穿衣服费布料,全靠我奶奶和我母亲纺线织布,手工缝制。每次织布,母亲都得向村里乡亲借织布机。为了解决织布机难题,爷爷砍倒了门前那棵粗壮的洋槐树,小姑父用那棵大槐树做成了一台织布机。这是一台全手动、纯木料制作的织布机器。

在那个年代,冬天农闲时,母亲便会纺线织布。晚饭后,母亲点起煤油灯,把纺线车放在炕头上,将弹好的棉花用手搓成如麻花一般粗细的长条,整齐地摆放在一个小小的箩筐里。母亲右手摇动纺线车把手,纺线车便会飞快地旋转起来,左手拿起棉花条,轻轻地捻出一丝线头,在转动的轴头伸出的杆上一绕,然后慢慢往后拉线头,一条细细的棉线便缠绕在滚筒上。

母亲的上衣不知道穿了多

少年,已经有几处裂开了口子,裤子的屁股和膝盖处也有补丁。我看着非常别扭,便问道:“咱家有那么多你织好的布,你咋不做身新衣服穿呢?”母亲笑着说:“夏天热,旧衣服穿着凉快。”我说:“留着新布干啥,能生崽子吗?”母亲又笑了,说:“布不能生崽子,却能生钱。你和姐姐下学期的学费、家里的花销都指望它呢。”

后来,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天天好转。我们不再穿母亲手工缝制的粗布衣服,都买漂亮的的确良、涤卡成衣穿了,但母亲还是坚持纺线织布。等到我在城里工作后,依然喜欢在床上铺母亲织的粗布床单,它透气吸汗,睡在上面很舒服。

后来,母亲再无力纺线织布了,就让大姐把织布机搬到十里外她的家里去。这样,大姐就继承了母亲的手艺,在空闲时纺线织布。

金林



图据AI生成

1966年,我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为治疗此病,我长期注射药物。我逐渐发现,我的听力开始衰退。上课时,坐在后排的学生发言,我常听不清,只得请他们大声些。后来去医院就诊,医生听完我的叙述后告诉我:“这是药物毒性损伤了听觉神经。”

万幸的是,听力虽损,我仍坚持教学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不久,听力损失日益严重。经医院检测,确认我的听力损失十分严重,需佩戴助听器方

能稍有改善。

如何度过余生?我一直热爱文学,加之视力尚佳,便决心以笔为伴,安度晚年。

特别令我欣喜的是,2023年6月1日,我的《我的升学读书经历》一文荣获嘉兴市离退休干部纪念撤地建市40周年征文三等奖;同年9月1日,另一篇《老年下棋乐》又荣获嘉兴市第七届“我的老年故事”征文纪念奖。我欣喜万分,心中感慨:纵使双耳失聪,我仍能以笔书写美好幸福的人生。张兆荣



浙江老年报“诗文·浙里养俱乐部”是艺术交流的天地,书友、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互相欣赏和点评,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

扫描二维码,加管理员为好友后,发送“诗文”两字,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

原创作品一经录用,将获相应积分,今后本社通知时,可兑换俱乐部福利,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



水乡秋韵

白云飘荡入夜凉,
小桥流水韵悠长。
金风漫卷千枝瘦,
玉露轻沾叶渐黄。
移步换景想乐事,
展纸构思写新章。
搁笔下厨煮粗粮,
稍等片刻南瓜香。

钟咏亮



图据AI生成

咏秋

叶落已知秋,
纷飞逐水流。
驰眸归雁远,
信步晚风柔。
篱畔观黄菊,
江边数白鸥。
斑斓妆陌上,
诗意绕心头。

李盛仙

秋老虎

烈日炎炎烧酷暑,
白云远远袅蓝天。
池荷残盖参差折,
岸柳千丝紊乱缠。
魂断愁蝉声切切,
夜阑蛩语意绵绵。
熏风蒸热江边石,
煮蛋无锅不用煎。

田草

夜泛苕溪

月泻画屏凉,
船推一橹霜。
渔灯浮荻水,
萤火闪秋光。
更悦蛩声起,
犹惊雁影翔。
兴来谁共饮?
留醉忆知章。

陈多维

福源长流

松阴溪镜照天蓝,
万类悠然同碧潭。
白鹭衔鱼翻雪影,
青峰叠翠护云岚。
蒹葭影里蛙声密,
菡萏香中蝶梦酣。
行到水穷清籁起,
长流不息共福源。

沈一剑